



1.

年少歲月與藝術啟蒙

文霽出生於書香門第，從小受到秀才祖父與擅長女紅的母親影響，喜歡書寫塗鴉。因為戰事爆發，他在年少即離鄉背井，由北而南，奔波受難，在幾次更換學校中學習，直到 1950 年二十七歲時，才在國立第一僑民中學（今海南華僑中學）完成高中學業。



【本頁圖】
1950 年，文霽初到臺灣時留影。

【左頁圖】
文霽，〈變則動〉（局部），1979，彩墨、紙本，
120×60cm。

天生愛藝術，得自祖父和母親遺傳

文霽 1924 年出生於中國河北省的東明縣（今已歸於山東省）一個書香門第。祖父文在田是清朝的秀才，飽讀經書，文采斐然。父親文維顯是教育家，在家鄉創辦革心中學，教授國文，以傳道解惑為終生志向。文霽是家中長子，底下尚有兩弟一妹。身為文家的長孫、長子，長輩對他期望很高；從小在祖父督促下背誦《三字經》、《唐詩三百首》、《論語》等古籍。在四合院的住家廳堂裡，他看見祖父寫書法時，也會靠在書桌旁，拿起老人家擱置不用的老舊毛筆，依樣畫葫蘆。

在文霽的記憶中，祖父和藹慈祥而充滿文人氣質。儘管當時他年紀小，把舞筆弄墨都當作遊戲；但每當他親近書寫的老人時，總會感受到一份溫馨體貼。「來來，握住筆……」笑咪咪的祖父，總不忘為愛孫準備紙筆，在案邊看他塗鴉，這是文霽難忘的童年往事。

稍長，他到當地的縣立小學就讀，最愛上圖畫課。每週都期待圖畫老師在黑板上，用粉筆示範畫畫。有時畫靜物，有時畫禽鳥，也有時畫風景，他都看得目不轉睛，還將圖樣默記下來。回家後，拿起手邊的鉛筆或毛筆，學老師在課堂所教的筆意作畫。平日他在家塗寫的題材五花八門，舉凡居家所看到的物件或戶外花草都能入畫，有時一連畫了數張都不停手。祖父看到文霽愛寫字又愛畫畫，很是歡喜，直誇讚孫子有天

分、有才華。不但鼓勵他多畫，還隨手把愛孫的習作，一張張往身旁的空白牆面上貼，於是，文霽得到祖父的鼓舞，畫得更起勁，畫作一直貼到要爬梯子才能找到空白處，家裡的牆面儼然成為這小小畫家的展覽室。

〔左圖〕
1931 年出版的《唐詩三百首註疏》書影。

〔右圖〕
圖為元覆刊宋廖氏世綵堂本的《論語集解》，內容是由魏何晏等人集注的版本，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。圖片來源：故宮 Open Data 專區網站。



文霽談起祖父與他相處的歲月時，眼裡閃爍著輕輕淚光。他淺笑著說：「那些日子確實令人懷念！」事實上，他不但想念祖孫同樂的童年，隨著年歲增長，也不時會想起母親和她的美好手藝。

文霽的母親擅長繡花和剪紙，並聞名於鄉里。他小時候，常坐在母親身旁看她繡花或剪紙。母親的手藝纖巧，運針帶線，表現在衣服、帽子、被面、肚兜等用品上，各式各樣花鳥和吉祥圖案，不但秀麗精緻，花鳥更是栩栩如生。

在窗花部分，他母親也是傳承了這一項中國古老民間藝術的精美技藝，和鄉民在逢年過節或婚喪嫁娶時，都會準備剪紙點綴門窗、牆柱或屋鏡，祈禱平安如意。一般製作剪紙都會使用剪刀或刀刻，先起草圖，然後標示剪去和保留的地方，再用剪子或刀刻。文霽記得他母親做剪紙，即便多麼繁複的題材，事先都從未畫稿。她常剪的題材包括福祿壽喜、吉祥鳥獸等，也有一些例如「八仙過海」、「麒麟送子」等民間傳說故事。許多親朋好友都會特地上門求她的作品，尤其每逢過年時，更是應接不暇。他認為自己對藝術的熱愛，除了蒙受祖父的教誨與鼓勵，有一部分應是得自母親的遺傳。



1922年美國圖書《中國神話與傳奇》(Myths & Legends of China)的「八仙過海」插圖。

家鄉與少年，同屬顛沛流離命運

1937年7月7日，位在北京西南的盧溝橋發生「七七事變」，此後日本展開全面的侵華，也開啟了國民政府對日抗戰的史頁。隨著大小戰事一一爆發，文霽家人決定讓他離開家鄉，跟著學校往南避難。那時，他在縣立中學才上了兩年的課，十多歲小孩從未出過遠門，如今卻要和祖父母、父母及弟妹分離，心中萬般不捨；然而長輩把文家的希望都放在他身上，只有從命。他帶著簡單的行囊步出家門時，家人依依送別，那是最後一次見到祖父母、父母及弟妹的面。拭乾淚水，他一人孤獨踏上



1905年，清末隸屬於山東的荷澤市巡警局是中國最早成立的現代警察機關。

逃難之路，歷經抗戰與國共內戰，從河北輾轉到臺灣，直到1966年結婚後，才重新有一個屬於他的家。

在漫長而艱辛的烽火漂泊生活裡，文霽不時在睡夢中回到故鄉東明縣，那兒的一草一木和祖父的慈愛，是他堅忍存活下去的鼓舞力量。他說，其實東明縣的行政從屬，從古到今多次轉

換，跟他少年四處為家的命運一樣，可以用「顛沛流離」形容。原來東明縣也多次隸屬河北、河南、山東等省分。1963年該縣脫離河南省開封專區，改屬以出產牡丹聞名的山東省荷澤市。

文霽已忘記離開東明縣故鄉的正確年分，他形容，那是有生之年最不想回顧的悲傷歲月，只記得不斷地翻越城鄉，更換落腳之地。記憶所及，第一站是跟著縣立中學的師生逃到河南省的開封，在當地的大明中學就讀，而後轉往江蘇省南京的豫州中學。南京失守後，他跟大夥人前往江西，進入當地的河北臨時中學，沒多久，又是砲火緊催，於是行向廣西的桂林，經柳州到廣州，再前往海南島。其中，因為戰局緊繃，桂林到廣州這一段火車的車廂，被逃難人潮擠爆；他在月臺一時情急，從人群中掙脫，因人高馬大，得以爬上火車的車頂，一路驚險搖晃，直到抵達目的地才鬆一口氣。

游向海口市，完成高中學業

「在戰亂中，無法預測生死。前途在一片渺茫中，捉不到邊

際。」文霽回憶說，他抵達廣州後，也無安寧之日，只好繼續避難。從廣州搭船到海南島海口市行程更是搏命前進。原來，當時大輪船無法進入海口市的港口，他所搭乘的輪船只能停在外海，再由小船接駁前往陸地；不料接駁的小船行到半途，可能是超載或船身老舊，竟然翻覆了，乘客全都落海；幸虧他會游泳，才保住性命。因為有此驚險的遭遇，爾後他要求兩個兒子和孫子都要學會游泳。

文霽再一次逢凶化險，從海面順利游上岸後，不久便恢復流亡學生的生活，在海口市的國立第一僑民中學繼續學業。1950年隨海南特區行政長官公署從海口市撤退，經香港輾轉到臺灣。

在只有今朝，不敢奢望有明天的逃難日子裡，文霽的課堂學習斷斷續續，課程五花八門，但都未能留下深刻的學識痕跡。在戰亂時候流浪異鄉，紙筆顯得無比珍貴，從小接受祖父與母親藝術薰陶的他，懷念著年少寫字塗鴉的美好景象，只有藉著樹枝或石塊在地上寫字畫圖。當年戰事接踵，滿目瘡痍的景象，似乎無一足以感動他的心懷，他就書寫一些曾經背誦的詩詞，畫一些花鳥走獸，筆畫之間牽動著他對家鄉親人的思念。這一段往事在他的心上依然刻印著無法抹去的哀愁。



【上圖】
抗日戰爭與國內戰期間，各地區政府設立許多臨時學校安置學生。圖為 1938 年於南京金陵大學設立的臨時中學籌備委員會學生登記處。

【下圖】
私立育僑中學舊照，前身為海口市國立第一僑民中學。